



倾诉人: 慧娟 27岁
时间: 2月23日
地点: 新街口置地广场
记录: 爱周刊记者 梅剑飞

本故事为本人真实经历,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 已在细节上做技术处理,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请勿对号入座

人物: 慧娟 祥伟 等
关键词: 欲望
主题: 祥伟一厢情愿地自认为我们已经不是情侣, 从而和小箐走得越来越近。令我苦恼的是, 我和祥伟恋爱以来一直保持低调, 单位几乎无人知晓, 这是他的要求——现在他和小箐却正大光明地发展着(同事们私下里议论纷纷)。

暗战办公室恋情

最熟悉的陌生人

看到祥伟和小箐一前一后从电梯里走出来, 我恨得咬牙切齿, 他对我熟视无睹。

几分钟之后, 我敲响祥伟办公室的门, 他说: “进来。”我推开门, 气鼓鼓地站在经理室里。

“有事吗?” 祥伟装模作样地问。我说: “你和小箐究竟是什么关系?”

祥伟从椅子上站起来, 蹑手蹑脚地走到我身后, 他把门拉开, 看一眼走廊, 轻咳了几声。

我说: “你想喊她过来对质?” 祥伟

说: “你嗓门低一些行吗? 这是办公室, 请注意言行。”

我说: “领导, 请问你和小……” “小什么小, 上班时间不该问的问题就别问。”祥伟严肃地说: “你的提案准备好了吗? 下班前必须交给我。”

我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滋味, 泪水在眼眶里凝聚。祥伟好像很忙, 注意力集中在电脑上。我怀疑他正在想对策怎么对付我。但是我不能就这么尴尬地站着。事已至此, 只能忍着被侮辱般的悲伤, 含恨退出祥伟的办公室。

曾经他拉住我的手不放

2009年, 我应聘到目前上班的公司, 祥伟是参与面试我的人之一, 后来他对我照顾有加。

2010年7月, 祥伟带我去宁波出差, 那是我爱情的起点。客户招待我们吃海鲜, 他为我剥虾壳, 我受宠若惊。

祥伟比我大一岁, 在宁波的两天, 他给我讲述奋斗史和童年趣事。由此我们的交往超出同事范畴。

祥伟是北方人, 当年为了女朋友来到南京。他告诉我: “没想到她最后嫁给了别

人。”我安慰祥伟, 劝他振作。他叹息: “没有切身体会的人不懂什么是痛苦。”我一愣一愣的, 这人怎么回事? 他还要认我做妹妹。

“哥哥与妹妹”的接触自此拉开序幕, 没过多久, 我们的关系变了味。有一天, 祥伟请我去看电影, 散场后, 我们随人群往外走, 他突然间拉住我的手。

走出水游城, 我的意识逐渐清醒, 想挣开祥伟, 他却若无其事地拉着我往寺庙的方向走, “带你去吃点东西, 饿了吧?”

他和小箐正大光明地恋爱了

2011年8月, 因为我父母的阻拦(希望我找个南京本地人)和我的矫情(喜欢刺激他), 祥伟失去了耐心, 主动提出分手。

我根本没答应分手, 只是骂了他没出息。于是, 祥伟一厢情愿地自认为我们已经不是情侣, 从而和小箐走得越来越近。

令我苦恼的是, 我和祥伟恋爱以来一直保持低调, 单位几乎无人知晓, 这是他的要求——现在他和小箐却正大光明地发展着(同事们私下里议论纷纷)。

2012年春节, 听说祥伟带着礼物去小箐家拜年了。过年那几天, 我心神恍惚。

祥伟和小箐的事在公司里传开, 节后上班第二天, 我想找祥伟要个说法, 他生硬地将我拒之千里之外。

迈出经理办公室的瞬间, 我想到了辞职, 但是, 我又不愿意就此善罢甘休。在公司里, 面对祥伟和小箐, 我心中

泛着酸水, 难受极了。

可是, 我又不想离开公司。我想每时每刻都能盯紧祥伟。2012年2月1日, 祥伟下班便匆匆地提着包下楼了。

在洪武路的一个公交站, 祥伟和小箐会合了。二人不知我就在附近, 手拉手朝前走。

走到内桥, 祥伟回头看到了我。我本来想躲闪, 既然躲不过, 索性坦然面对。

我构思着和祥伟说点什么, 当着小箐的面也好, 正好可以揭穿他的虚伪。这时候, 一辆黄色的出租车停在路边, 祥伟和小箐上了车, 绝尘而去。

我急躁不已, 想跟上去, 拼命招手, 却拦不到出租车。☹

★记者手记: 慧娟不能接受的是自己和小箐的角色转换, 况且是在眼皮底下。好像她现有的心态更多的是不服气, 而不是出于爱情。

倾诉人: 美净 29岁

时间: 2月26日

地点: 户部街天之都盗梦空间咖啡厅

记录: 爱周刊记者 梅剑飞

漫画: 俞晓翔

本故事为本人真实经历,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 已在细节上做技术处理,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请勿对号入座

人物: 美净 建中

关键词: 寻找

主题: 建中酒量小, 几杯啤酒下肚, 眼泪夺眶而出, 他说: “你对我真好。可惜我的画不值钱, 要是我能成为梵高那样的画家, 死后留下的画暴涨, 能让你过上富足的生活多好。”我说: “要是我有钱多好呢, 能照顾你一心一意画画。”



现实使爱情打折

有过恋爱史但没有婚史

我是城南某小区门口理发店的常客。专门为服务的理发师曾经三次问我有没有男朋友。

2011年秋天, 大约是星期一, 下午, 我在理发店烫头发。店里除了我之外另有一位留长发的男士, 坐在一把椅子上看报纸。

他翻完手头的报纸, 咳嗽几声, 双手插在咖啡色的外套口袋里, 推开玻璃门, 沉默着出去了。

理发师说: “你对他印象如何?” 我说: “你在跟我说话?”

“这家伙大概是看上你了。”理发师打算撮合我和那个长发青年, “他是个画家, 其实是什么家并不重要, 关键是他为人忠厚。”

理发师自顾自地说: “我和他认识好几年了, 我的店就是他帮忙设计的, 一分钱没收。我给他的回馈是终身免费理发。他30岁了, 有过恋爱史, 但是没有婚史。”

理发店里放着邓丽君的歌曲。我说: “你喜欢听老歌?” 理发师说: “你不觉得做头发的时候听邓丽君的歌很有情调吗?”

我笑着没吱声。这场景如电影。

时间不长, 长发青年又回来了。他用肩膀抵开玻璃门, 侧身进屋。双手背在后面, 像个干部似的。 “今天生意很淡么。”他说, 声音悦耳, 像电台午夜节目主持人。

理发师笑嘻嘻地说: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建中, 著名画家。”

建中略带腼腆地抚弄着长发, 他说刚才出去想买束花的, 可身上的钱不够。

家里又脏又乱

建中很快知道我是个未婚妈妈。

我辛辛苦苦地带着一个孩子, 三年了, 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由于遭受过感情创伤, 我对再婚保持警惕。因为独自带孩子生活非常累, 我又格外需要家里有个男人。

建中邀请我去他的画室欣赏作品——第一次约会, 我去了他的家, 城南某老小区的一套不到60平米的房子。

进门的第一感觉很糟糕, 狭小的客厅内一张沙发占据三分之一, 上面堆着衣服、书籍、床单、枕头, 等等。

通过客厅去房间要穿过沙发和餐桌之间的小道。桌面上放着几个沾着油花的碗碟和方便面包袋。

“这是你家?” 我不适应。建中说: “称之为画室更适合。”我说: “你另有房子?” 建中说: “你真以为我是著名画家? 这房子是以前买的, 那时南京的房价不高。”

建中请我到房间里坐。一股颜料的味道让我的思绪回到高中年代学校的画室。我是美术特长生, 大学念的是平面设计专业。真正意义上的画室, 大约10平米, 画板、画笔, 半成品和成品井然有序地摆放着, 和客厅的零乱截然相反。

墙壁上挂着梵高的名画《向日葵》, 建中说: “临摹得怎么样?” 我表示赞赏, 他颇为得意。

我们都喜欢空想

建中大学毕业做设计工作, 通过努力买下现在的这套房子。

他和同学联合创业, 女朋友同时参与其中。最终公司倒闭, 同学带着他的女朋友去了上海。

建中说: “虽然我一蹶不振几年, 但是相信来日肯定能东山再起。”他没有正经的工作, 吃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 无路可走时就去给朋友的公司做点兼职, 赚点钱维持生计。

如果我有钱, 我愿意和他在一起, 我不崇拜, 也不欣赏他。他很懒, 靠文不行靠武也不行。爱上他, 主要是彼此聊得来, 他善良多情, 内心如大海澎湃, 表面不动声色。

我们都喜欢空想。有一天, 我做了几个菜, 两个人喝了三瓶啤酒。建中酒量小, 几杯啤酒下肚, 眼泪夺眶而出, 他说: “你对我真好。可惜我的画不值钱, 要是我能成为梵高那样的画家, 死后留下的画暴涨, 能让你过上富足的生活多好。”

我说: “要是我有钱多好呢, 能照顾你一心一意画画。”

借了5000元钱去赌博

2012年1月, 春节前, 我怀孕了。

建中闻之大喜, 他的激动超出我的想象, 仿佛看到曙光, “我们差不多该结婚啦!”

过年期间, 我在老家向父母讲了建中的情况, 爸爸说: “你吃了一次亏, 为什么不长记性?” 妈妈说: “嫁吧, 反正我和你爸对你早已放任自流了。继续自作自受去吧。”

包括身边的好友, 没有人支持我。当然, 怀孕的事我没敢公布。无可奈何, 2月中旬, 我偷偷去医院做了手术。

做完手术, 我强撑着身体, 打车回到城南建中家(和他同居了)。

建中不在家。我躺在床上, 整个人像被掏空了, 只剩下疼痛的躯体, 难受异常。

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被电话吵醒的时候, 屋子里一片漆黑。我的鼻腔里弥漫着使人反胃的气味。

我没有呻吟, 强迫自己忍耐。睡梦中, 建中回到家, 暗自抽噎。

哭声从客厅传开。

后来, 开灯, 止哭, 建中半跪在床边, 自责地揪着头发。他不撒谎, 向来诚实, 对我忏悔: “我去赌钱了。借了5000元钱。想去赢点钱和你结婚的。有了小孩, 买奶粉也急需用钱呀……钱全输掉了, 还打了一些欠条……”

“你……”我无力责怪建中, 他捶胸顿足却不知我为什么躺着, 气若游丝。☹

★记者手记: 美净认为她和建中的性格比较吻合, 只是经济状况决定了两个人的生活“贫贱夫妻百事哀”, 埋怨现实不如去改变现状。